

在众生喧哗中独自宁静

——读黄海兮中短篇小说集《西风》

柏相



样的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彻底洗牌之后的年代，另外一种长期博弈在底层的生活，另外一种终生处于边缘状态的人性。实际上正因为他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持，他笔下的小说叙事与别的作家彻底不一样了，正因为他数年如一日的全身心投入，他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时间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以及叙事的改变，已形成某种与众不同、耐人寻味且叫人欲罢不能的包裹。

其实黄海兮一直坚持的是一种不作任何创作理念预设的在众生喧哗中的独自宁静。从《西风》这部集子所收录的这些中短篇来看，这种在众生喧哗中的独自宁静，它不羞贫，它不仇富，它不揣测上流，它不鄙视下流，它也不钟情中流，它只是尊重时代、社会、生活和生命本身。这种在众生喧哗中的独自宁静，它也渴望人生的高光时刻，它也注

意到了物质和名位的双重力量，它也认同努力即改变，不赞同躺平，看重知识和善意的力量包括道德的力量。这种在众生喧哗中的独自宁静，它不刻意追逐那种北方叙事中的专一厚重，它不刻意对标那种南方叙事的多元多维，它甚至也不是很讲究小说架构的那种故意与刻意的浇筑。它似乎只是非常注意小说叙事节奏的平衡、小说语言的疏密相间和实际境遇生命状态的自然然而和滔滔不绝。

这种在众生喧哗中独自宁静的写作态度，和早些年甚嚣尘上的那种非主流的民间思潮大相径庭。以《西风》所秉持的创作基准来看，黄海兮所建立的愈来愈明显的这种在众生喧哗中独自宁静的小说写作态势，既不同于主旋律写作的那种筑基，也不同于各种各样个性写作的那种高蹈。它不追求表现作家个性，它不建立或者思辨某种主义，更不

会以某种主义或者制度倾向来作为它写作的价值基准或伦理基准。它甚至不聚焦人性，不对道德、不专注性别、不强调地域，似乎也没有什么全球视野和价值多元的雄心。它只是坚持书写自己认为该写、它只是写那些自认为触动了它精神或者内心深处的那些人、物、事、景。它甚至都不特别强调时代和社会，不特别强调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发生在乡村。它似乎从自己的骨子里就拒绝某种二元对抗，拒绝某种多元模糊，拒绝各种各样的意义性或价值性的标签。它既兼容历史感，承载未来感，也关照现在感或当下感。

黄海兮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种在众生喧哗中独自宁静的写作，既让我们看到了他与正在崭露头角的中国全新一代的小说家的勤奋、努力、深情和端正的那种深度互动，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与当下小说创作领域的某种令人欣喜的全新生态、全新思考、全新关注和全新的时代活力的那种心照不宣的呼应。在当下中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有许多与众不同正在朝气蓬勃，有许多别出心裁正在春意盎然，他们笔下的年代，既是我们以前全身心经历过的年代，也是我们以前正因为太过于全身心投入而忽略了许多东西的年代。他们笔下的人生，既是我们过去全力以赴的人生，也是我们现在有所羞愧的人生。他们笔下的生民，既是我们曾经放眼看宇内卑微的生民，也是我们现在放眼寰宇引以为傲的生民。

你想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正在逝去的年代，你就需要读一读黄海兮的以“章镇”为背景的系列小说。读《西风》，既能读到一些不一样的小镇故事及其味道，也能读到一些不一样的小镇人物，在另一种特有的构筑方式及其出乎意料，还能读到一个和你以前对小说家的认知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崭新的小镇家内心深处的坦然、紧张、淡定、谨慎、柔软和豪迈。

特别的是，小说集《西风》里有许多个“我”，每一个“我”都很特别，每一个“我”都很中国，每一个“我”都身陷变革，每一个“我”都令人着迷。每一个“我”，既都是自我，也都是他我；既都是从容之我，也都是羞愧之我；既

都是风光之我，也都是落魄之我；既都是意识之我，也都是潜意识之我；既都是进步之我，也都是守旧之我；既都是人生之我，也都是社会之我；既都是人性之我，也都是道德之我；既都是中国之我，也都是世界之我。

读小说集《西风》，你一定要首先清空你对小说的一切固有的概念、执念与期待。黄海兮在他的小说里一直有自己的建立，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从创作伊始就有了自己的文学地理的作家，他有自己固执的小说标准。他的标准似乎既隐约在故乡的钟声与时光的窄缝，似乎隐约在无限的小我和有限的光阴、无限的小我与无限的救赎的旷野。他的标准似乎闪烁着故乡叙事、时代焦虑与精神凝结，也似乎闪烁着某种思维维度、伦理背景和日常经验。他的标准既着眼于某种最终的和解，也着眼于某种最终的妥协。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种尝试，需要这种创生，也需要对这种对各种尝试的容纳、尊重与鼓舞。

黄海兮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一直自有其先天的跨区位优势——他出生生长在湖北而又生活工作在陕西，他既汲取了北方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某些厚重因子，也融汇了诸多南方浪漫主义优秀创作的丰盈元素。他也是一个优秀的诗人，经过诗歌创作训练的小说家肯定也自有他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家的构思能力。不过，无论他是什么，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写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一直坚持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在众生喧哗中独自宁静的写作态势。而这种故意或无意中与各种主流写作理念疏远的写作坚持，特别是其创作的小说，虽然也似乎一直处于某种边缘，但边缘就边缘，边缘也有光，边缘就边缘，如果改变参照物，边缘也是中心。



纸上清明 (组诗)

姜华

你栽下的树

你一生都爱植树，父亲
记得那年，你把我们兄妹领到山上去植树，你耐心地给我们示范、讲解一棵树从种植到开花结果的疼痛最后，你扶正一棵树苗说
再过三年，它们就可以挂果了

又是一年春天到了
父亲当年种植的果树花红叶茂
那些花开得让人心醉又心酸
父亲，今天我给你带来一束花
告诉你，我们兄妹
也到了盛果期

父亲呵，一棵生长了77年的老树
历经的风雨
我们还来不及细数
就错过了花期
而你亲手栽下的那些果树
已纷纷在你的身后开花

纸钱

坐在父亲坟前，头顶阳光柔和而明亮。风在高处，追赶着几片闲云，满山的草木，又比往年高出一头。一些怀念和疼痛，在春天萌发。我和父亲，隔土相望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我化着纸钱，看灰色蝴蝶飞舞
许多年缺失父爱的心酸，让我难言
父亲，这些钱你拿去用吧
不要太节俭，用完了我再送来
我知道，父亲一生拖累太多
他寻找的幸福，一年比一年消瘦

纸钱在一张张地变化
我的心也在一点一点地柔软
曾经巨大的悲伤，纷纷
在移动的光阴中停止，直至麻木
这时，一股温暖的风伸过来
像父亲的手，轻轻抱住了我

呼唤

父亲走的那年，老家的房子南墙
破了一个洞，经常进风
二哥想请人修一下
被母亲拦住了。母亲说
留着吧，补了
你父亲回家，就找不着道了

前些年，母亲领着我们兄妹
和几个孙子去上坟
在坟前，母亲一遍遍给父亲介绍
这个是老四家的媳妇，那个是
老三的儿子，就像一个部下
给首长汇报成绩

最后，我们一群儿孙
一齐在坟前跪下来，喊
父亲，或爷爷。母亲让我们
一遍遍地喊
直到周围的群山
有了回声



《西风》是小说家黄海兮继其《朝花》之后出版的又一部个人中短篇小说集。

和《朝花》一样的，《西风》中列阵的这八个中短篇，不仅都是在国内主流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而且也都呈现出了某种原乡叙事、城市经验和时代新兴产业阶层诸色人物等自我反思的广阔态势。和《朝花》不一样的是，《西风》这个中短篇集子当中诸如毛细、章镇等这些小说人物和文学地理，不仅涛声依旧，而且因为他们和它们，是如此队列整齐地春潮般涌来，使得《西风》虽然仍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虽然仍是人性尊严的指引与岁月时光的见证，却恍惚在不知不觉间又多了些某种史诗的韵致和自成一家的脉动。

从《朝花》到《西风》，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年代、同样的故事，甚至是同样的人生，但实际上正因为是这样的或者那



商洛山

(总第2572期)
刊头摄影 刘少鸿

与金色约会

陈风军

锦瑟年华，美丽的邂逅在草长莺飞的三月，行走在春天的原野与金色约会。也许你领略过呼伦贝尔一望无际的草原绿，也许你欣赏过黄土高原无边无际的高粱红，也许你饱览过千里北国银装素裹的雪花白，也许你观赏过万里海域的深蓝蓝，但当你走进烟雨蒙蒙的陕南，走进诗情画意的三月，走进油菜花开的时节，那就是别样的风景。

忽逢一夜春雨后，千山万岭菜花黄。云散雾开，金色油菜花的狂潮席卷漫山遍野，仿佛贵妃出浴，纤尘不染，抑或是出席盛大的典礼，不约而同一袭金缕衣，同时闪亮登场奔赴特殊的约会，没有一个迟到，没有一个滞后。一袭金袍，玉树临风，娇娇花容倾国倾城，站在晨光中楚楚动人。

不知是晨曦渲染了金色的油菜花，还是金色的油菜花渲染了旭日的金晖。金色的

早晨，宛如金色的童话。在金光闪闪的世界里，天地浑然一体，横无涯际。铺天盖地的黄，天地相接的金，是那样的壮阔雄伟，是那样的豪迈奔放。在田畴地头，在山巅平川，在沟壑河畔，在房前屋后，到处是油菜花的艳丽，它把春天的原野当作礼堂，隆重举行一场豪华的集体婚礼，那样的大气磅礴、气度轩昂，就连任何骄傲的王子公主，也会自惭形秽。

走进烂漫的花海，扑面而来的清香，令人神清气爽，置身金色的画卷，炫目耀眼的金黄，令人形神迷失，会情不自禁地被汹涌的金潮淹没吞噬，在清风摇曳中顿然隐没，藏匿在金光律动的梦幻世界里。你身裹金袍，金光闪闪，超凡脱俗，俨然一个风流倜傥的王者，身后是莫大辽阔的皇城，统帅满城金甲去纵横疆场，捍卫和平，索性躺在菜畦上，沐

浴着阳光，仰望蓝天流云，静静地任思绪自由飘荡；你张开双臂，和着金色花香，奔跑在漫无边际的花海，放浪形骸的狂歌，聚焦镜头，按下快门，在浩瀚的花海里，忘情地留下芬芳的记忆；你背着吉他，拉着小提琴，和着清风吹水，痴情演奏着春天的圆舞曲，举起画笔，品味着金色的诗意，银色的露珠，恣意地舒展着春天的雍容华贵。

清风徐来，群仙闻风而动。金衣黄袂，如云似锦，柔波荡漾，春光无限。顾盼神飞，明眸流转引得蜂蝶翻飞，欢欣起舞，频频献上香艳之吻，顿时黯然销魂。春柳扭动腰肢，为之喝彩，桃花摇动花容，为之歌唱。但灼灼桃花，过于妖艳，婀娜翠柳，又极为柔媚。只有油菜花娇而不妖，柔而不媚，艳而不俗，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亦有家碧玉的神韵，虽然没有青松的苍劲、没有

白杨的伟岸，但它有返璞归真的自然天趣、素雅本真。

若非这般，怎惹得踏春时节，金色原野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游人如织，观花如潮。大家都在春天里赶趟，孩子在芳菲花海间放飞着多彩的风筝，将美好的祝福洒向于浪漫花海举行婚礼的快乐新人，渔夫行舟在夹岸金色的湖畔，金影浮动，渔歌晚唱，将惬意写意于金色的余晖。连爱偷嘴的牛犊，不知是迷恋这浩瀚春色，还是被牧童的短笛沉醉，也驻足花海之间，凝眸品味着农民丹青能手在辽阔的大地上所演绎的这曲瑰伟华章。

徜徉在金色的花海，在小桥流水的画意行走，你的宠辱得失、名缰利锁，皆被浩瀚的清纯过滤升华，你亦若一株金色之花，在阳光下金碧辉煌。
踏春归来灵魂香，只因金色的约会。



书法 陈红卫 作